

□灯下漫笔 ■张金刚

秋月打窗,天地清辉透过纱帘  
抚着我,微凉中愈发精神起来,误  
以为天已放亮。

有些后悔昨夜的微醺,惹得  
晨醒难眠,可邂逅这如水如诗的  
月光,也便释然了些。毕竟无数  
次酣眠中错过,未曾得见,何况  
是一轮雨后新秋之满月,更是难  
得。

秋月月在云里穿梭,时隐时现,  
不知是月在走,还是云在飞。酒已  
醒,人也醒,倚窗望向静谧,尚在安  
睡的小城,似只有我独享这清亮  
的世界,心亦随那轮西斜的明月  
通透起来。

等这通透,该是等久了。也

是在这窗前,我与众人一样因疫  
情禁足家中,天天巴望着小城从  
枯黄中一点点返青吐绿,一点点  
热闹繁荣,不觉已从冬到春,从春  
入夏。当时,连太阳都似已黯淡  
无光,更甭提暗夜里的月亮了。  
疫情消散,接着暑气蒸腾,阴雨连  
绵,难见透亮的天,更难见璀璨  
的星月。

其实,何夜无星?何夜无  
月?只是似我这般被俗事叨扰、  
易多愁善感之人,无心寻星观月  
罢了。还好,数场换季雨洗去了  
溽热,冲刷掉阴霾,送来新凉好  
个秋。春有百花,夏有凉风,“好  
时节”一直都在,却未用心感

## 秋月伴静思

受。秋来,有月,是时候倾心细  
品了。

明月在那西山顶上,朗照过无  
数个春秋,看过了太多世事沧桑、  
人间冷暖,有着绝对的大智慧。夜  
深人静之时,我凭窗对月,豁然开  
朗,那些曾压得我不能呼吸的小  
事,想来根本不值一提。有事,才  
是人生,应对就是了。

父母曾在秋月下四处借钱,为  
我筹学费。我曾在秋月下焦灼地  
赶文案,准备上会;也曾因压力巨  
大,在秋月下做着辞职的“逃跑计  
划”……回望,一切皆成过往。苏  
轼对这看得太透彻,“月有阴晴圆  
缺”,解开了不知多少人的心结。

月升月落,又是一天;朔望轮转,  
又是一月;天天月月,又是一年。人  
生何其短暂,想来,能再与秋月相  
遇,即是获得。

月下,世界看似在沉睡,却又  
都在按部就班地行进着。

河溪借着月光奔忙东流,水草  
又滋润了几许,卵石又圆滑了  
几分;树木没了知了没完没了的  
吵嚷,正好赶紧潜滋暗长,叶子  
该黄就黄,该红就红,该落就落。  
大地到了该交答卷的时候,玉  
米、谷子、高粱、南瓜、花生、红  
薯、苹果……趁着秋夜凉爽,加  
快了储存养分、瓜熟蒂落的速度,  
都盼着农人给自己一个笑

脸。  
街道正是安歇的时候,被车轮  
碾轧过的柏油路面,可以暂时舒展  
畅快地呼吸一下。常去光顾的早  
餐店,应该已经亮起了灯。大叔和  
面、剁馅,大婶熬粥、拌菜、包包子、  
做豆腐脑,彼此不言不语,配合默契。  
那些亮着的窗户,是否有人在  
加班,有人在准备行囊,有人在辗  
转反侧……月光是安静的,城与人  
也随之安静着,但等天亮即刻再出  
发。

秋有月,且能伴我徐行静思,  
自是乐事一桩。我对着即将落山  
的明月长舒一口气,裹了被子,复  
睡在满床月光里。

□作家大观园 ■丘艳荣

## 父亲的炒石螺

“秋风起,石螺肥”,中秋节前后  
的岭南,石螺的肉质是最好的。这  
个时节若是吃夜宵,炒石螺这道美  
食必不可少。石螺的吃法很多,除  
了香辣石螺,爆炒石螺肉,紫苏石  
螺,还有香芋石螺粥、石螺鸡汤等  
等,可我最怀念的还是父亲的“金  
不换”炒石螺。

家乡的水质洁净,很适宜石螺  
的生长。山间小溪,田边水渠,还  
有人家的鱼塘里,随处可见石螺的  
踪影。它们经常吸附在水中的石  
块上,或者静卧在水底的泥沙中。  
乡下的孩子,摸螺捣蟹是常事。特  
别是石螺,挽起裤管,踏进小溪、水  
渠里,俯首捡拾便是。鱼塘水深,  
也不碍事,因为石螺喜欢吸附在塘  
沿石壁上,用鱼捞网一刮,石螺便  
到手了。小的时候,吃肉不易,石  
螺就算是荤了。

石螺捡上来不能马上就吃。  
要用水泡上两天,期间要经常换  
水,每换一次水,我们就把石螺在  
石板上搓一遍,既是把附在石螺壳  
表面的苔藓等物搓洗干净,也是等  
石螺把里面的泥沙吐出来。若还  
担心,父亲就会交代我们滴几滴豆  
油,这样石螺就会把泥沙吐得干  
干净净。

准备炒石螺了,我们一家就开  
始了分工合作。母亲去菜园掐一  
小把“金不换”(西式料理中称为罗  
勒叶),摘几颗红辣椒,挖几块仔  
姜;我们姐妹几个则用钳子将石螺  
去尾。

看父亲炒石螺是一件很享受  
的事。只见父亲很麻利地把独蒜  
去皮切碎,辣椒洗净切碎,姜切成  
姜丝,金不换洗净切碎;然后热锅  
倒油,把蒜茸、红色辣椒圈、姜丝  
和金不换用小火炒出香味,父亲  
把石螺倒进。石螺争先恐后跌进  
大铁锅里,顽皮地互相碰撞着。  
这时改用大火,石螺在铁锅里“噼  
噼啪啪”地响着,香味扑鼻而来。  
我们在一旁伸长脖子看着、闻着。  
妹妹说:“爸,要加点辣椒  
酱。”我说:“不要加!”父亲也不多  
言语,他继续翻炒着石螺,倒了一  
点料酒,这样炒出来的石螺就不  
会有腥味。然后他再往锅里倒开  
水,加盐调味,用大火焖煮十分钟  
左右,最后勾芡上盘。妹妹眼巴  
巴地说:“爸,我要辣点的。”父亲  
指着锅里剩下的说:“还有呢!”只  
见父亲这时再加入辣椒酱,赶紧翻  
炒几下让辣椒酱入味,又铲上一  
盘。

两盘色香味俱全的炒石螺就  
上桌了,一盘微辣,一盘够辣,一  
家人各取所需,吃得咂咂有声,吃  
得大汗淋漓。姐妹几个的碗边不  
一会儿就堆起了一堆石螺壳。两  
盘石螺很快一扫而光,我们还要就  
着盘底的汁吃上满满一碗饭。两  
盘石螺,给清贫的日子,添了一丝  
幸福的味道。

转眼,又快中秋了,不由地怀  
念起父亲的“金不换”炒石螺。只  
是,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



宁静的海滩 林艳芳摄

□履痕觅芳 ■唐红生

## 东湖意趣水石间

若干年前我去过绍兴东湖。  
全国名叫东湖、西湖的,不下十来  
个。在我看来,浙江的东湖与西  
湖最有关联,一来名气不小,西  
湖、东湖、南湖并称为“浙江三大  
名湖”;二来都是人工湖,一大一  
小,西湖若是大家闺秀,东湖则是  
小家碧玉。

今夏又去东湖。进入大门,  
一面碧绿的湖水泛起粼粼波光,  
四周树木葱茏、柳枝婀娜。小桥、  
亭台、楼榭掩映其间,好一幅江南  
园林画。

转过弯,眼前惊现崖壁陡峭,  
奇潭幽深,正可谓“山自纵横水自  
流,谁家门首欲离舟。”这里原  
是一座青石山,昔日秦始皇东巡至  
会稽,于此供鸟草,故名箬箕山。  
自汉代始,一代代石匠鬼斧神凿,  
开山采石,取走了半座山,遂成悬  
崖深潭。此湖在绍兴古城东面,

因而称为东湖。

游东湖,乘坐乌篷船是少不  
了的。泛舟湖上,壁立千仞,险要  
处似刀劈剑削,舒缓处如精雕细  
琢。崖壁表面千百年沉淀的水  
痕,深深浅浅,白色状如瀑布,褐  
色愈发深邃。有苔藓染绿,有小  
草附着,有藤蔓缠绕,更有树木顽  
强立于其间,简直就是巧夺天工  
的山水大盆景。

船向石间行进。石在水中,  
石壁洞开,形似当中切开的半只  
仙桃漂浮在翡翠般的水面,又与  
倒影组合成一只大大的仙桃,故  
名“仙桃洞”。正当我飘飘然,蓦  
地如入迷宫。又一洞呈上小下大  
状,是酷似喇叭的“喇叭洞”。几  
人不语,划水的回声哗哗不断,如  
天籁般空灵。我们齐喊一声,顿  
时空谷传声,余音袅袅不绝。

转出迷宫,石壁上刻有郭沫

若潇洒的手书:“箬箕东湖,凿自  
人工。壁立千尺,路隘难通。大  
舟入洞,坐井观空。勿谓湖小,天  
在其中。”寥寥几句,即道出东湖  
的由来与秀奇。

进入陶公洞,犹至水晶宫,更  
进入了郭老的诗境。此处曲折狭  
窄,船公只能用手划桨操控。陶  
公洞如一口深井,举目仰望,近50  
米高,一块蓝天将一束光亮投进。  
愈往前,漏下的光亮愈少,最后只  
剩下“一线天”,不禁感叹先辈们劳  
作的艰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船刚靠岸,就有悠扬的乐音  
传来,岸边的戏台正演出越剧。  
我们选一处坐定,一边欣赏一边  
品茗。湖面的乌篷船悠悠往来,  
忽地想起鲁迅先生《社戏》中的  
情景,“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  
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我的  
心,也仿佛与那少年共沉静。

□心灵语丝 ■青衫

## 恋那旧物与时光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而有些  
衣物跟了我很多年,有种情同手足  
的依恋感,即使不穿,仍然不舍得  
丢弃。细细想来,皆因旧衣物承载  
着过往的岁月,上面有我难忘的旧  
时光。

每到换季的时候,总要整理衣  
柜,衣物在季节交替中拿出收起,  
岁月便也在这一刻无声地滑落过  
去。每次大动干戈整理后,都要淘  
汰一些旧衣物,俗话说旧的不去新

的不来,扔掉旧的,才能留出空间  
承接新衣物。可是也并不是所有  
的旧物都能扔得掉。它们像相知  
多年的老友,那么贴心贴肺地温暖  
过我,失散了,会心痛、失落、牵肠  
挂肚。

多次搬家,那件蓝色的T恤一  
直跟着我,是我2002年买的,样子  
很普通。奇怪的是用它搭配什么  
衣服都好看,我很喜欢,就断断续  
续穿了6年之久。其实现在我已

经好多年不穿它了,也几次将它  
打入被淘汰之列,可真要往外扔的  
时候,还真犹豫。想想它伴我走过  
的那些艰难岁月,走过那么多地方,  
见证了我那么多的喜怒哀乐,我对  
它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看到它  
就回想起自己当年的不易,那是我  
生命中最深的低谷期,它就是另一  
个我,真的难舍这份相依相偎的  
情。

衣柜里还有一条乳白色的大

摆蕾丝连衣纱裙,那是先生第一次  
送我的礼物。在美丽的凤凰山下,  
杏花盛开,落英缤纷的草地上,一  
袭白裙的我在他的镜头下明媚地  
笑。那是属于我俩的记忆,单纯的  
爱似清溪,内心里满是笃定的温暖  
与幸福,哪怕风雨兼程,也发誓彼  
此共同承受。

身边的朋友来来走走,好些  
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而这些旧  
衣物,只要不舍弃它,它一

定不离不弃。只要是我们喜欢  
和愿意保留的东西,就有一万个  
理由留住它。世间每一样东西  
都有它的生命,跟你久了自然产  
生感情,那些伤感、忧愁、快乐、  
幸福,总有一些物品和你一起见  
证。生命如流水奔流不息,谁也  
无法回头,可看到这些东西,也  
就看到了那些令我们难忘的过  
去,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清风白  
露,夜晚黄昏。